

直觀自然的遺忘：現象學角度的考察

劉國英
香港中文大學

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出現之後二百多年的今天，地球自然生態大受破壞，環境污染嚴重，人類整體陷入空前的生態危機，這都是無可爭議的事實。而導致這一空前危機的主要成因在於過度工業化、過度城市化，以及資本主義追求無止境的經濟增長，這一看法亦成為當今舉世的共識。然而，我們同時知道，工業革命是十七世紀以還的現代科學革命所摧生的。人類歷史的詭祕之處卻在於，正是現代科學的空前成功，令它在對大自然的探究中，把本來是在具體感官知覺中呈現給我們的直觀自然(intuitive Nature)，轉變成一客觀的、作為理念化對象(idealized object)的自然。直觀自然首先是我們居於其中、與我們的生活世界交織在一起、混為一體的自然（例如杜甫〈客至〉：「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見群鷗日日來」）；它也是讓我們的民族歷史、文化創造展開的場域（例如蘇軾〈念奴嬌——赤壁懷古〉：「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」）。自然科學作為探究大自然的客觀科學，它的探究對象是「對象一般(object in general)=x」；於是乎自然科學愈益成功，愈是導致了直觀自然的遺忘。德國現象學哲學之父胡塞爾(Edmund Husserl, 1859-1938)在其晚期大著《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》(1936/1954)中率先對這一危機作出了劃時代的分析；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(Maurice Merleau-Ponty, 1908-1961)對此亦作了精闢的概括：「科學擺佈事物並且拒絕居於其中。它為自己提供各種內部模型，在其定義所容許之下對指數或變數施行各種形變，遂與當前世界的對照愈來愈遠。科學是、也從來都是這種令人讚歎的活躍的、機智的、從容的思維，科學老是帶著這一框框：它視一切存在為“對象一般”，亦即好像與我們毫無關係，卻同時已命定地為我們的奇技巧能服務。」¹與古典科學相反，現代科學失去了「世界的濃密度的感覺，[成為]一種“操作性”思維，即一種絕對的人工技能，就像控制論的意識形態那樣，視人的創造為衍生自一個提供信息的自然過程，而後者又以人體機械的模型被理解。倘若這種思維擔負起人類與歷史的任務，……亦即人真的變成了它以為那種操作機器(manipulandum)，……那麼我們就墮入了無法再警醒的夢魘之中。」²如何從直觀自然的遺忘中警醒過來？胡塞爾提醒我們科學是植根於前科學的生活世界的，而梅洛龐蒂則指出，藝術、特別是繪畫是我們重建與直觀自然的直接關係之不二法門。

¹ Maurice Merleau-Ponty, *L'oeil et l'esprit* (Paris: Gallimard, 1964), p. 9.

² Maurice Merleau-Ponty, *L'oeil et l'esprit* (Paris: Gallimard, 1964), pp. 9-12.